

柳青：

# 創業史

第一 部

QING : CHUANG YE S

# 創 业 史

第一部

柳 青 著

中 国 青 年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东四十二条老君堂11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36号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

\*

850×1168 1/32 16 5/16 印张

1960年6月北京第1版 1960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0 定价(4)1.37元

### 出版說明

《創業史》是一部描寫中國農村社會主義革命的長篇，簡單表現這一革命中社會的、思想的和心理的變化過程。全書共四部。第一部寫互助組階段；第二部寫農業生產合作社的鞏固和發展；第三部寫合作化運動高潮；第四部寫全民整風和大躍進，全農村人民公社建立。現在出版的第一部是全書開頭的部分，而不是一部完整、獨立的小說。貫穿全書代表各方面的主要人物，緊緊圍繞着社會主義革命這一中心，大部分已經出現或提到了，但矛盾鬥爭還在醞釀階段，有待於逐步展開。全書將由本社分部分卷陸續出版。

中國青年出版社編輯部

社会主义这样一个新事物，它的出生，是要经过同旧事物的严重斗争才能实现的。社会上一部分人，在一个时期内，是那样顽固地要走他们的老路。在另一个时期内，这些同样的人又可以改变态度表示赞成新事物。……

——毛泽东

F235/05

創業難……

——多 謠

家業使弟兄們分裂，勞動把一村人團結起來。

——中國農村格言

## 題 叙

一九二九年，就是陝西飢餓史上有名的民國十八年。陰曆十月間，下了第一場雪。這時，從渭北高原漫下來拖兒帶女的飢民，已經充滿了下堡村的街道。村里的廟宇、祠堂、碾房、磨棚，全被那些操着外鄉口音的逃難者，不分男女塞滿了。雪後的幾天，下堡村的人，每天早晨都帶着鏟頭和鐵鍬，去掩埋夜間倒斃在路上的無名尸首。

莊稼人啊！在那個年頭遇到災荒，就如同百草遇到黑霜一樣，哪里有一點抵抗的能力呢？

這下堡村倒好！在渭河以南，是沿着秦嶺山腳幾百里產稻區的一個村莊。面對着黑壓壓的終南山，下堡村座落在黃土高原的崖底下。大約八百戶人家的草棚和瓦房，節節排排地擺在綠水的湯河北岸上。住在那些草棚和瓦房里的莊稼人，從北原上的旱地裡，也沒撈到什麼收穫。不過，他們夏天在湯河南岸的稻地裡，收割過青稈，秋天，他們又從湯河上上下下的許多獨木橋上，一担一担挑過來沉甸甸的稻捆子。人們說：就是這點收成，吸引來無數的受難者。

江二每天從早到晚，你看吧，衣衫襤褸的飢民們，凍得縮着肩膀，

守候在庄稼院的街門口。他們不知在什么地方路旁折下来树枝，挟在胳膊底下，防着恶狗。他們訴述着大体上类似的不幸，哀告救命。有的說着說着，大滴大滴的热泪，就从那枯黄的瘦脸上滚下来了，寻問：有愿意收养小孩的人嗎？这情景，看了令人心酸。多少人，一見他們就躲开走了。听了那些話，庄稼人难受地回到家里，怎么能吃得下去飯呢？

但是前佃戶、湯河南岸稻地里的梁三，那人特別心硬。他見天从早到晚，手里捏着一巴掌长、安不起嘴子的烟鍋，在飢民里找人似地滿村奔跑。梁三是个四十岁上下的高大汉子，穿着多年沒拆洗过的棉袄，袖口上，吊着破布条和烂棉花絮子。他头上包的一块头巾，那个肮脏，也象从煤灰里拣出来的。外表虽然这样，人們从梁三走步的带劲和行动的敏捷上，一眼就可看出，他那强壮的体魄里，蘊藏着充沛的精力。下堡村的人对梁三在飢民群里鑽来鑽去，发生了怀疑。

几天以后，人們终于看出梁三活动的規律了：他总是紧追着飢民里头带小孩的或不带小孩的中年妇人跑。有人推測，熬光棍熬急了的梁三，恐怕要做出缺德的事情吧？但是，梁三不管旁人怎样看，他只管他一本正經地听着逃荒女人們在庄稼院門口訴述不幸，并且在脑子里思量着那些話，独自点着点，显得异常認真、严肃。

有一天，梁三从湯河南岸过来时，竟变成了另一个人，剃了头，刮了有胡楂的脸；在他的头上，他哥梁大借給他走亲戚时戴的瓜皮帽，代替了烂脏头巾。他的旧棉袄也似乎补綴过了。啊！原来梁三竟在人不知鬼不觉中重新成家了——看吧！他喜得閉不上嘴，伸开两只又长又壮的胳膊，輕輕地抱起一个穿着亡父丢下的破棉袄、站在雪地上的四岁孤儿了。一个渾身上下滿是补

釘和爛棉絮的中年寡婦，竟跟他到湯河南岸的草棚屋里過日子去了。

梁三的草棚屋，座落在下堡村對岸靠河沿那几家草棚戶的東頭。稻地里沒有村庄，這邊三家那邊五家，住着一些在鄰近各村喪失盡生存條件以後搬來租種稻地的人。也有一些幸運兒，後來發達起來，創立起家業，蓋起了莊稼院。整個稻地——從湯河出終南山到它和北原那邊的澆河合流處，這約莫三十里長、二三里寬的沿河地帶——統統被人叫做“蛤蟆灘”，因為暖季的夜間，稻地里蛤蟆的叫聲，震天价響，響聲達到平原上十幾里遠的地方。梁三是他爺從西梁村用担籠把他挑到這個蛤蟆世界來的。他爹是下堡村地主楊大財東的最講“信用”的佃戶，一個和梁三一樣有力氣的莊稼漢。老漢居然在他們落腳的草棚屋旁邊，蓋起了三間正房，給梁三娶過了媳婦。老漢使盡了最後的一點點力氣以後，抱著兒子梁三可以創立家業的希望，心滿意足地辭別了人間。但是梁三的命运不濟，接連着死了兩回牛，後來連媳婦也死于產後風。他不僅再租不到地了，就連他爹和他千辛萬苦蓋起的那三間房，也拆得賣了木料和磚瓦了，自己仍然獨獨地住在他爺留下的草棚屋里。現在，在那三間房的地基上，拆房的第二年出生的榆樹，長的比那殘缺的土圍牆還高了，已經有梁三的大拇指頭那麼粗了。

自從死了前妻，草棚院變得多么荒涼啊！多么冷落啊！那個向西的稻草棚屋，好象一個東歪西倒的老人，蹲在那里。土圍牆有的地方在秋天的霖雨中垮了，光棍主人沒心思去修補它；反正院里既沒有豬羊，又沒有鷄鴨，哪怕山狼和黃鼠狼子夜里來訪問呢？院里茂草一直長到和窗台一般高低，梁三也懶得鏟它；鏟它做什麼呢？除了他自己，誰又進他的街門呢？好！現在，梁



三領了个女人回来了，他的草棚院就有了生气罗。邻居几家姓任的男人們，早帮他鏟淨院里的枯草了，女人們也帮他打扫了那低矮而狹窄的草棚屋罗。大伙笑說：嘿嘿！从今往后，梁三的案板上和小柜上，再也不会总是盖着一层灰尘了。

四十岁的梁三竟和小孩一样，掩飾不住內心的兴奋。他热情地給外乡女人找出一些前妻遺留下的旧衣服，要她换上。他还要她馬上給可怜的孤儿，改修一条棉褲呢！看娃那麻秆一样瘦的光腿，在那件不合身的破棉袄下边，冷得顫抖呀！梁三甚至当着邻居男女們的面，对外乡女人夸起海口来了：說他是有力气的人，他将要尽他的力气跑終南山扛椽、背板、担炭、砍柴；說他将要重新买牛、租地、立庄稼；說他将要吧孤儿当做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模一样撫养成人，創立家业哩……

“我不会撒謊！宝娃他媽，你信我的話吧？”

“我，信……”外乡女人用眼睛打量了一眼新夫强壮的体魄和热忱的面孔，在生人面前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大約是由于飢餓和痛苦的摧残吧，那忧郁的、蜡黄的瘦长脸上，暂时还不能反映出快活来。

“唔，”梁三略微有点失望，說，“你，日久見人心……”

梁三捉摸女人这时的心情是复杂的，不好和她多說什么。他轉向宝娃表示他对新人的热情。这孩子乍到这陌生的草棚屋里，一直拘束地端端正正坐在炕边，怯生生的望望这边，又望望那边，一时还弄不清楚这是怎么一回事哩，眼睛竭力躲开站在脚地来看喜事的小孩們。

“宝娃，”梁三热心地走到炕边說，“等你媽給你改好褲子，你就能出去和他們一块耍，噢！”他指着脚地站着的小孩們。

“我不去。”宝娃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指，低低說。

“为啥？这稻地水渠里有白鹤、青鹤、鹭鸶和黄鸭，还有雁哩。你们渭北老家那里有吗？”梁三笑嘻嘻地说着，竭力把这个地方说得好些，使母子俩把心安下来。

“我不去。”宝娃固执地说，“我駭怕……”

“怕啥？水鳥不伤人的，傻瓜！”

“我怕狗……”

“啊啊，”梁三忍不住笑了，“衣裳新了，狗还咬你吗？……”

梁三的一只树根一般粗糙的大巴掌，亲昵地抚摸着宝娃细长脖子上的小脑袋。他亲爹似地喜欢宝娃。这娃子因面黄肌瘦，眉毛显得更黑，眼睛显得更大，那双眼里閃爍着儿童机灵的光芒；俗話說：“三岁就可以看出成年是啥样！”梁三挺滿意他。

在最初的几天，总有男人們和女人們，跑到梁三的草棚屋来看望。他哥——卖豆腐的梁大、邻居老任家的人們，是不要說的了，就是上河沿的老孙家、老郭家，皂龙渠老馮家、老李家，最后連官渠岸南边旱地边沿那些自耕戶和半佃戶，也来看过了。这个进去，那个出来，末了都聚集在街門外边的土場上說笑。男人們带着抑制不住的兴趣，要和梁三开几句玩笑。这当然显得很不够尊重；但是梁三新刮过的脸上，仍然露出一種自負的笑容，那神气等于明明白白向庄稼人宣布：

“唔，当成我梁三这一輩子就算完了嗎？我还要創家立业哩！”

几天以后，無論在下堡村还是在蛤蟆滩，人們白天再也見不着梁三了。而在蛤蟆滩随便哪个草棚院外边向太阳的墙角下，在下堡村的大十字、郭家河、王家桥头几处人稠的街路口上，庄稼人們津津有味地談論着梁三的外乡女人。

“啊，是个好屋里家哩！”有人贊賞地說，“手快嘴慢，听口气

是个有主心骨的。娘家爹媽都是这回災荒里餓翻的，哥嫂子都各顧逃生了。婆家这头，男人一死，貼近的人再沒了，自己带着娃子，从渭北爬蜒到这南山根儿来。很不容易哩！”

“大約是和梁三有夫妻的緣分，老天爷才把她赶到这湯河边来的。光这一个小娃嗎？”

“說是还有一个閩女来，路上又餓又冻，得了病撂了。”

“呀呀！可怜的人呀！心疼死罗！有多大年紀呢？”

“嘴說三十二，看起来四十开外。……”

“瞎拍嘴！瘦得皮包骨头，又在逃难的路上，风吹日晒，从相貌能多看十岁！等吃起来精神再看吧！”

“听說穿着梁三的寬大褲子，是嗎？”

“可不是呢！褲子寬大是寬大，倒也罢了。光是烂棉袄换不过，实在叫人看了难为情。要不着梁三紧着往終南山里头鑽呢！那母子俩，不是画片上的人哪！不能貼在墙上呀！他們要吃要穿呀！……”

全村都卷入了关于稻地里梁三“拾”婆娘的爭論。一部分人認為，曾經被命运打倒了的梁三，总算站起来罗。他也許会創立起家业来，那孩子过些年就成他的帮手了；要是外乡女人在他的草棚屋里生养下一个两个，那光景就更有了奔头。但是另一派人却不相信世上会有那么便宜的事。哼！不花一个小錢就把婆娘領到屋里去了。他們拿自己的脑袋打賭：說在换过年头的时候，不定那女人的娘家弟兄来寻她，不定她前夫的門中人来寻宝娃，也不定女人不遂心的时候，鬧着要回渭北老家去……总之，梁三的草棚屋断然不会平靜的。

“咱們等着瞧吧！”这是两派人共同的話。

見天挑着豆腐担子，滿下堡村轉來轉去的豆腐客梁大，很关

心人們对他兄弟的这样看法。他的大耳輪逮住了这类言論的每一句話。一天深夜，梁三从終南山里担木炭回来了。他进山担木炭和进城卖木炭，都是鷄叫起身，深夜才回来。梁大鬼鬼祟祟站在街門外，把兄弟从草棚屋叫了出来，弟兄俩在黑暗中朝稻地中間綉着枯草根的小路上走去了。……

第二天，梁三就沒进城卖木炭去。他一早上了湯河上游离下堡村五里的黃堡鎮。庄稼人吃早飯的时候，有人見梁三提了一筐子豆芽、白菜和粉条，另一只手提了約莫一斤的一瓶酒，回到家里。整个上午，梁三在下堡村街道上跑来跑去。你这一刻見他在大十字，过一刻，他那高大敏捷的身軀，就象能飞一样，从王家桥的街口閃过去了。他的样子十分繁忙、十分紧张、又十分神秘。有人叫住他，想問問他和外乡女人过得怎样。他一边走，一边調头匆忙地說：

“我忙着哩，改天……嘻嘻……”

天黑定了。湯河丸石和沙子混合着的河滩上，挺神秘地出現了一粒豆大的灯火光。五个男人、一个女人和一个小孩，冷得簌簌发抖，在那里聚齐了。

梁三树根一般粗糙的大手，小心翼翼地捧着早晨从鎮上买来的一尺紅标布。他感激地說：

“众位乡党，为俺們的事，受冷受冻……”

“甬說了，甬說了。俺們冷一刻有啥呢？”

“但愿你两口，白头到老，俺乡党們也順心……”

“就是这話。对！說得对！”

“天星全了，快动手吧！”

于是，下堡村那位整个冬天忙于給人們写卖地契的穷学究，戴起他的老花眼鏡了。他俯身在一块磨盘大的石头上①，

把那块紅标布鋪展开来了。梁三在一旁恭恭敬敬地端着灯籠，其余的男人蹲在周围。大伙眼盯着毛笔尖在紅标布上移动。

把毛笔插进銅笔帽里去，戴眼鏡的穷学究，严肃地用双手捧起写滿了字的紅标布，从头至尾，一句一頓地念了起来：

立婚書人王氏，原籍富平南刘村人氏。皆因本夫夭亡，兼遭災荒，母子流落在外，无人撫养，茲值飢寒交迫，性命难保之际，情愿改嫁于恩人梁永清名下为妻，自嫁本身，与他人无干。本人日后亦永无反悔。随帶男孩乳名宝娃，为逃活命，长大成人后，随繼父姓。恐口无凭，立婚書为証。

当念毕“恐口无凭，立婚書为証”的时候，人們的眼光，不約而同地都集中到宝娃他媽沉思細听的瘦长脸上了。

“行吧？”代笔人問。

“行。”王氏用外乡口音低低答应。

两只瘦骨嶙嶙的长手，亲昵地撫摩着站在她身前寸步不离娘的宝娃的头，王氏妇人的眼光，带着善良、賢慧和坚定的神情，落在梁三刮过不久的有了皺痕的脸上。

“我說，宝娃他叔！这是餓死人的年头嘛，你何必这么破費呢？只要你日后待我娃好，有这婚書，沒这婚書，都一样嘛。千苦万苦，只为我娃……长大……成人……”

她哽咽了，說不成声了。她用干癟的手扯住袖口揩眼泪了。所有的人都凄然低下了头，不忍心看她悲惨的样子。

一股男性的豪壮气概，这时从梁三心中涌了上来。在这两

---

① 按照迷信的說法，写过冥妇改嫁契約的地方，連草也不再长，所以在河滩。

个寡母幼子面前，他突然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一个强有力的人物。

“咱娃！”梁三斩钉截铁地大声改正，“往后再甬‘你娃’‘我娃’的了！他要叫我爹，不能叫我叔！就是这话！……”

在说合人、婚证人和代笔人，一一在红标布上自己的名字底下，画了十字以后，人们到梁三的草棚院里，吃了豆腐客梁大忙了一整天准备下的一顿素饭，说了许多吉利话，散了。……

……一九三〇年春天，撒布在汤河沿岸产稻区的饥民，好象季候鸟一样，在几天里都走了。人们注视着稍地里梁三的女人，看她是不是经常向北原那边的远处遥望。女人们带着针线活，到梁三的草棚屋去，用话语试探她，看她是不是怀念着渭北的老家。

不！这女人的一双小脚无事不出街门。她整天在屋里给跑山的男人收拾破鞋、烂袜子和毛裹脚带。梁三的光景是艰难的，连脚地和街门外从前种地时做场面现在种菜的地皮算在一块，统共一亩二分。他全指望苦力过日子。春天，城里人不烧木炭火盆了。到深山里运木料的路还没有消冻以前，梁三只好在山边上割茅柴，到城里或黄堡镇上去卖。常常要等梁三带回来粮食，女人才能做饭；但是她不嫌他穷，她喜欢他心眼好，怜爱孩子，并且倔强得脖子铁硬，不肯在艰难中服软。这对后婚的夫妻既不吵嘴，也不憋气。他们操劳着，忍耐着，把希望寄托在将来。邻居老任家有人曾经在晚饭后，溜到那草棚屋的土墙外边，从那小小的挡着枯树枝的后窗口偷听过，除了梁三疲劳的叹息，就是两口子谈论为了他们的老年和为了宝娃，说什么他们也得创立家业。……

十年过去了。

拆掉三间房的地上长起来的那棵榆树，现在已经碗口粗了。它的枝叶已经同梁三他爷和他爹在土围墙外面栽起来的那些榆树和椿树的枝叶，在几丈高处连接起来了。它们象所有庄稼院周围的庭树一样，早已开始给院子很大的荫凉；但人事的发展，却远远的落在大自然后头——院里依然空荡荡的，在街门里的东首一角，灰溜溜的蹲着那个破草棚屋。

家业没创起来！

五十多岁的梁三老汉累弯了腰，颈项后面肩背上，被压起拳头大一块死肉疙瘩。他得了冬天和春天很厉害的咳嗽气喘病，再也没有力气进那终南山了。终南山养活了他几十年。别了！亲爱的终南山啊！

宝娃长成十四岁的人罗。红脸、浓眉、大眼睛、身派不低，一眼看上去，就知道能出息一个结实的庄稼汉。接受了继父和他妈给他的足够教导以后，十四岁的少年人，有信心地投入了生活，开始给下堡村吕二财东家，熬半拉子长工了。

那年正月十二上工。正月十五黄昏，宝娃从财东家回到稻地里的草棚屋过灯节。娃一句话没说，趴在小炕沿上，抱住小脑袋呜呜直哭。

妈，已经四十几岁，温良贤慧地走到跟前，搬搬儿子的肩膀：

“宝娃，你怎哩？”

“呜呜呜……”宝娃只哭不回答。

“好娃哩，甭哭。”妈摸摸他包头巾的小脑袋。“你给妈说，你是不情愿熬长工吗？要是不情愿，叫你爹退工去，等你大上二二年再……”

“呜呜呜……”宝娃边哭边摇头。

“那么是怎哩？东家对你不好嗎？”

宝娃哭得更厉害了，一声比一声更凄惨。

“好娃哩！你甭尽哭嘛！到底是怎回事，你給媽說！”

宝娃站直起来，擰过身，满脸眼泪和鼻涕，断断续续开始說：

“我……蹲在……房檐底下……吃飯，嗚嗚嗚……”

“說，說下去，甭哭哩！”

“財东娃……从地下……抓起……一把脏土，嗚嗚嗚……”

“抓起一把脏土怎哩？”

“撒在……我……碗里头，嗚嗚嗚……”

“为啥哩？你惹他来嗎？”

“我……沒，……財东娃……欺負人……人哩！”

一直关切地站在旁边的梁三老汉，脸色气得铁青，現在接上嘴，憤怒地問：

“那么，那碗飯怎弄来？”

“財东叫……倒在……猪槽……槽哩……”

“財东沒管教娃嗎？”

“光……說了……两句，嗚嗚嗚……”

于是原来十分憤怒的老两口，气平了下来。老两口商量：既然飯倒給猪吃了，財东又說了自家的娃几句，也就拉倒算啦。給人家干活，端着人家的碗，只要能过去就过去了。

“娃呀！”媽撫摸着宝娃的头，教育刚入世的少年說：“你不懂事哎！咱穷人家，低人一等着哩。要得不受人家气，就得創家立业，自家喂牛，种自家地……”

“着！”梁三老汉在旁边肯定說，“就是这話！先喂牛，种財东家的地，后……就是你媽的那話。明白了嗎？”

就这样，可怜的宝娃上了庄稼人生活哲学的第一課。到十



八岁的时候，他已经对庄稼活路样样精通了。在下堡村，他的工资达到成年人的最高数目。他暗自把长工头当做老师傅，向他学会了所有的农活，包括最讲技术的撒种……

光阴似箭：到了给吕二财东干活的第三年夏天了。一天晚上，晚饭以后，夜色苍茫中，宝娃竟用腰带牵了一头小黄牛犊，过了汤河，回到草棚院里来了。

“这是怎么回事？”罗锅腰的梁三老汉迎上去，预感不祥地问。

“吕老二的大黄牛死哩。”宝娃满意地笑着，把小牛犊拴在那棵碗口粗的榆树上，又说：“牛犊太小，他家怕没奶吃饿死哩……”

“给了咱了？”脸上已经有了皱纹的妈，高兴地问。

“给了咱了？你也不思量思量！吕老二的东西嘛，就是一根折针吧，还有白给人的吗？人家叫他吕二细鬼哩。”

继父和妈都惊呆了。他们同声问：

“那么是怎么回事呢？”

“我掏五块硬洋买的。他在咱工钱里扣。”

“啊呀呀呀！我的傻娃呀！你就给咱往下办这号事啦？”梁三老汉经受不起这个打击，脸也变灰白了，弯弓似的脊背靠着土墙蹲下去，已经有了几根白头发的脑袋，也搭落下去了。

宝娃妈见老汉那样子，难受得简直要哭起来。

“你呀！”她痛心地训斥儿子，“你也不小了，做事怎这么没底儿哩？你不思量，人家吕老二还怕饿死，到咱家里就不怕饿死了吗？再说，你一定要哭，也该回来和你爹商酌商酌嘛。你心胆太大了！呸！该死的吕二细鬼，你欺骗俺娃年轻！”

梁三老汉重新站了起来，向前跑了两步，向儿子伸出两手，以按捺不住的激动，计算着五块银洋的价值：买成玉米能吃多少